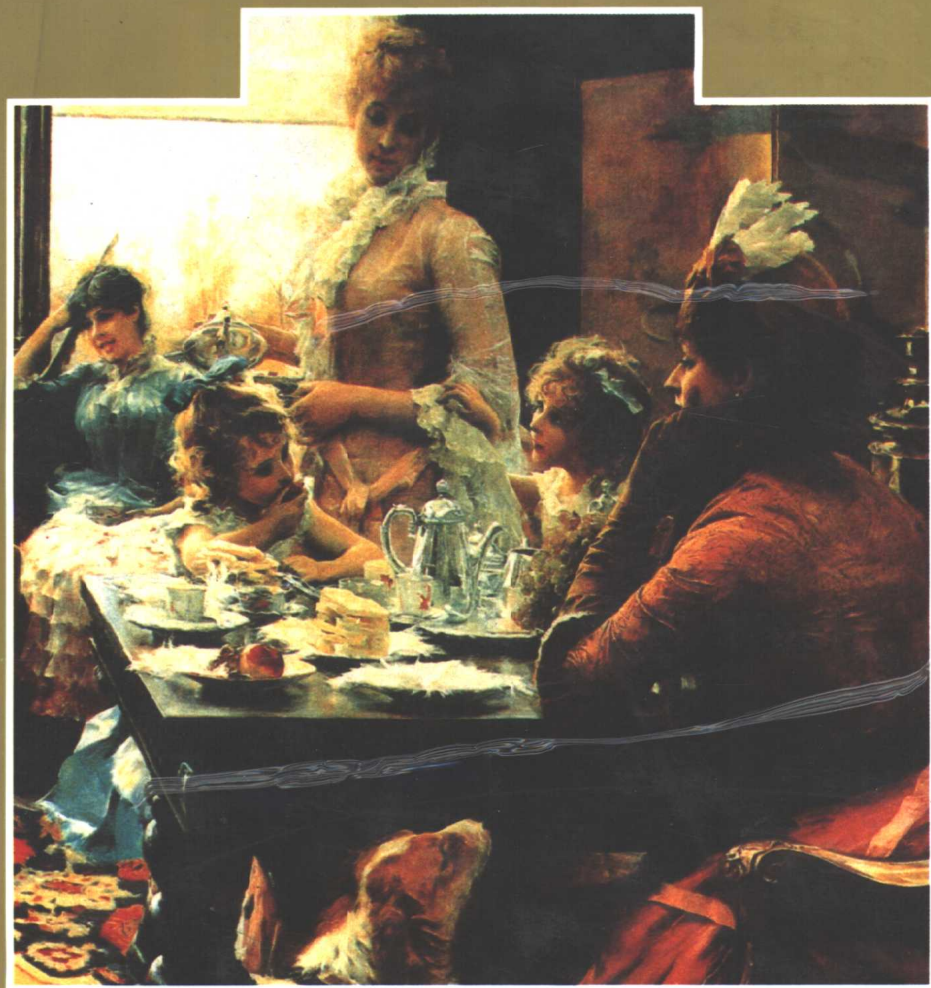


美国卷

世界短篇小说经典

叶水夫 主编 盛 宁 选编



春风文艺出版社



美國卷

世界短篇小說經典

葉水夫 主編

YE SHUI FU ZHUBIAN

盛寧 選編

SHENG NING XUANBIAN

春風文藝出版社

CHUNFENGWENYICHUBANSHE

辽新登字 3 号

ISBN7-5313-1387-1/I · 1233

世界短篇小说经典·美国卷

SHIJIEDUANPIANXIAOSHUO JINGDIAN · MEIGUO JUAN

叶水夫 主编 盛 宁 选编

责任编辑：邵丹 封面设计：李勤学 冯少玲 版式设计：晓枫 责任校对：朱立鸿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编 110001)

丹东印刷厂印刷

1994 年 11 月第 1 版

开本：850×1168 1/32

199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450,000

印张：16.50

印数：10,000

定价 (全 8 卷)：精装 158 元

软精装 128 元

序 言

要说迄今为止形形色色的美国短篇小说选本也够多的了，可是，新的选本——包括读者您手中正捧着要读的这个选本——仍在接连不断地被推入图书市场。人们或许会说，这正是现代社会中一种最常见的被称之为“有计划的过时淘汰”的现象。因为书籍毕竟也是一种物质意义上的消费品，一种选本即使印行上万册、甚至数万册，过若干年后也会耗损殆尽，需要补充；而读者则一茬接着一茬，新一代成长起来，还将需要这同样的经典文化的营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的文学名著选本不断补充进图书市场是完全必要的。

更重要的还不仅仅是这种有形的物质的需求。我们知道，文学之所以是文学，就因为它像一个神奇的万花筒，它从来就不是只讲述一个故事，只表达一个意义，只能有一种读法。人们不是常说，有多少读者就有多少个哈姆莱特吗？况且，人们对于文学的认识和阅读期待，尤其是人们的审美情趣，又是不断变化的。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按照此时此刻新的认识构想，为着现在已经

发生了变化了的读者，选收与过往选本不同的文本，让这些文本给予读者以不同的感受。因此，选本叠出本身并不一定就是一件坏事，关键是各选本必须要有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收选原则，所选作品最好要有某种内在的联系，以表现或建构某种新的、富于启发性的意义，总之，它必须体现出选家对于一个文学传统的独特的视角、独特的理解和价值判断。

那么，什么是当下这个美国短篇小说选本的收选原则，它的独特的视角和独特的理解呢？说实在的，这是编者相当一段时间以来反复思考的一个问题，而现在终于有机会可以将这种思考付诸实践，并提请广大读者给予检验和评判了。过去时常听说，在西方文学传统中，历史相对比较短浅的美国，唯一可引以为自豪的文类也许就是她的短篇小说。是的，一些文学传统比较久远的国家，例如法国有以莫泊桑为代表的短篇小说传统，俄国有以契诃夫为代表的短篇小说传统，然而美国却也有一个丝毫不见逊色的短篇小说传统。不知是因为早期殖民者在开发疆域时就养成了一个讲述短小精悍故事的习惯，还是后来经济的高速运转致使人们失去了阅读长篇的耐心，总之，短篇小说在美国一向受到一种特别的钟爱、培育和提倡。在这一文类的理论著述方面，美国的爱伦·坡甚至还可领得开风气之先的美誉。虽然美国早期的短篇小说也曾仰承英国以及欧陆（主要是德国）的影响，可不久，爱伦·坡就结合自己和霍桑等同辈作家的创作经验，制定了一系列一时被奉为主桌的短篇小说写作原则。譬如说，爱伦·坡就提出：短篇小说贵在一个“独创性”；为此，作者必须首先考虑这篇小说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一旦确定了一个“新奇”而“生动”的预期效果以后，作者就必须调集一切手段，包括选择什么样的事件，什么样的情节组合，甚至采用什么样的语气等等，千方百计地营构和实现这一预期的效果。很明显，在当时短篇小说基本上还局限于“叙事”，着眼于“情节的编制”的时候，爱伦·坡却独辟蹊径，把短篇小说的价值取向转移到了整个作品所表现出的“想象

力”、“独创性”及其文字所产生的“效果”上。尤其是他反复强调的、文字所具有的激发想象的“暗示力”，与日后现代派所仰仗的语意的生成性正好契合，因而愈发受到推崇，对美国国内以至国外的短篇小说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本选本中爱伦·坡的《威廉·威尔逊》写于一八三九年，现在人们普遍把这小说中两个同名同姓的威廉·威尔逊看作是“分裂人格”的一种文学表述，要知道，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在小说发表七十年以后才传到美国，《威廉·威尔逊》的“独创性”由此可见一斑。选本中还有一篇给人以类似的扑朔迷离感觉的《米里亚姆》，里面那个老妇人与同名小姑娘之间所发生的一切，或可看作人在极度孤独状态下的一种幻觉投射。这篇小说中的故事当然与《威廉·威尔逊》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将两者作一番比较，我们是不是都能感到那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人在面对自我时的一种无奈、甚至恐惧呢？这一主题在美国短篇小说中出现频繁，的确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由此，我们倒不妨重新考虑一下，美国短篇小说是否有某种所谓的“美国性”，如果有，那又是什么呢？以往有关美国短篇小说的介绍几乎都众口一词地将这些作品说成是对美国现实的反映。此话原则上当然不错。我们可以说任何文学都是它所植根生长的那个社会的现实的反映。但这么说至少有两点欠缺：一是它多少有点简单化地将文学世界的“现实”与真实世界的“社会现实”划上了等号，前者实际是具体的作家对于他所面对的现实的认识和观照，这里不仅包括了他个人的理解和阐释，而更重要的是包括了他的独特的“想象”。如果有一件实物摆在作家面前让他描摹，这是“写实”，而如果作家是在描画自己心目中的世界和人物形象，那么，这就是一种无中生有的“想象”。由于这个缘故，文学世界的“现实”应该是一种打上了引号的“现实”。第二，仍接着上一点的意思，这种说法没有对文学反映现实的独特方式给予必要的强调。众所周知，文学不同于历史，也不同于新闻报道，

它固然会涉及“已经发生的事”，但它更侧重于表现那些“可能发生的事”。文学在表现这种“现实可能性”时，就必须依靠“想象”去进行“虚构”。即使有时要涉及“已经发生的事”，但它主要也是为揭示和分析存在于事情背后的动因和可能引出的后果，一般不会纠缠于事情本身。因此，美国的短篇小说从一开始就如爱伦·坡所强调的那样，更多的是在“想象”和“虚构”的层面发展。我说美国短篇小说倚重“想象”，并不是说别国短篇小说没有想象，而只是说美国的短篇小说总体上有一种对于“想象”的追求和玩味；我说美国短篇小说偏向“虚构”，当然也不是说它不反映美国的社会现实，而只是想强调：对于这种小说中所反映的“现实”，应该多作一点存疑，多作一点辨析，而不要毫无保留地信以为真。总之，我有这样一种看法：它的确反映了“现实”，但是它所反映的那点“现实”，就好像把望远镜掉转头来，从物镜一端看出去的景象。“现实”依然可见，只不过被推到了很远很远的背景上。

选本的首篇，华盛顿·欧文的《瑞普·凡·温克尔》也许是能说明问题的一个例子。故事涉及到了美国的独立战争，然而，这场战争却发生在主人公长达二十年的一觉之中，作者提及这场战争，只是为故事提供一个时间背景和更加具体地突出主人公的离奇经历。亨利·詹姆斯的《真东西》（或可译为《真品》），则可以说是蓄意要对人们“真实”的观念发起挑战。同样为画家充当模特儿，平日的胡同串子却比货真价实的贵族男女更富有贵族气派。艺术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在艺术中，“假作真时真亦假”，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毕竟不同。

前面谈到的对美国短篇小说，甚至包括长篇小说在内的整个美国文学的看法，其实在美国文学研究界已不是什么会令人侧目的新见解。早在五十年代中期，已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理查德·蔡斯在他的《美国小说及其传统》中就指出：与英国小说或一般小说相比，美国小说的“美国性”就在于它有“一种比一般小说

所要求的真实、发展和连续性更大的自由度；一种追求奇异的情节和田园诗的倾向；在小说形式上比较抽象，而同时又有一种深入到潜意识中的倾向；一种舍弃道德问题、无视人的社会境况，或只是间接地、抽象地考虑上述情况的倾向”。由于这些特点，他认为美国的小说更确切地说应该是一种“浪漫传奇”。而造成美国小说富于浪漫传奇特色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人似乎总有一种无法摆脱的孤独感。早期的清教传统，后来的殖民开发过程中边疆的荒凉、艰苦，甚至美国的民主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增加了人的独立的个体意识。而美国式的想象，如同新英格兰的清教思想一样，实际上并不那么关心灵魂的救赎，而更关心那种永恒的、充满激情的善恶之争；它并不太关心灵魂的再生、轮回，而更关心的是今世的人的异化，环境的无序等等。不过蔡斯也强调指出：美国的优秀小说家运用“浪漫传奇”的文学形式，既不是逃避现实主义，也不是堕入了想入非非或感伤主义，而应看作是对它们的一种超越。他们的浪漫传奇的自由度中仍然包含着各种潜在的思想性，只不过他们认为这是他们表达自己的智性、道德观念的更加得心应手的手段罢了。

短篇小说的形式，包括小说的谋篇布局的结构，叙述手法等等，也是编者遴选具体作品时反复进行权衡比较的因素。过去，我们似乎更习惯于关注小说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往往对作品的字面意义信以为真。这种把“故事”当作小说全部内容的倾向，其实只能说是一种刚刚起步的文学兴趣。的确，小说一般不能没有故事，可这更多是对长篇小说而言。而同样的一个故事，讲述的方式可以千变万化，构成故事的各个片断可以作各式各样的调配。这就是说，同一个“故事”，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讲法，这就呈现为各种不同的“情节”。短篇小说因受篇幅限制，故事表述也就更加复杂，其中相当一部分内容需要读者自己到字里行间去寻找。海明威用冰山只有八分之一露出水面的意象，形容他小说中字面意与言外意的关系。因此，我们不妨打一个比方说，短篇小说中的

故事不是读者直接听到的，而是他无意之中碰巧扫听到的。这里的区别是：对于后者，你必须根据具体的语境去作进一步的阐释和重构。海明威《拳击手》中的故事就在人物的对话之中，而约翰·奥哈拉的许多短篇几乎完全由对话构成，选本中所收的小说其实都可体现这一点。这一个个的故事几乎都不是直接讲出来的，因而阅读的时候，你必须首先留神这些故事是怎么讲的，讲故事的人可信不可信，他/她是在说真话，还是在说假话，还是真假兼有，似是而非。其中有的小说已没有了通常意义上的故事，通篇看起来好像什么也没说，你也许只得到一些难以确指的印象，也许是一种情绪。蔡斯说美国小说有追求离奇情节、田园诗化，表现潜意识、形式抽象化的倾向。在我看来，除了第一条应归通俗小说的名下，其他诸条也是现代美国短篇小说，尤其是战后的相当一批短篇小说的特点。舍伍德·安德森的《寂寞》，凯瑟琳·安·波特的《绳子》，尤多拉·韦尔蒂的《熟路》就是一些实例。还有，作品的寓意，作者的道德判断，在短篇小说里往往越来越不明言，言此而意彼，表面赞同而实际否弃，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不必一一列举了。由此可见，一篇短篇小说的文学内容决不单单是它的故事，因此一个真正的文学爱好者，就应该有意识地从对于故事的关注进入到对故事以外的关注，阅读的时候多留一点心眼，多保持一点距离，正反面都想一想，这样，我们便能从开始的“看热闹”渐渐过渡到“看门道”，从而能真正领悟文学的深奥。

鉴于以上的种种考虑，编者确定了一条名家必选、但经常被收选的文本尽量不选的原则。这既是为了使选本新鲜好看，也是为了能体现一个与他人稍有不同的视角和文学价值观。不过，熟悉美国短篇小说的读者很快会注意到一个醒目的空缺，此选本未收一般选本必收的欧·亨利。他一生写了近三百篇短篇小说，美国至今还有以他的名字为头衔的短篇小说奖，难道他能被排除在外？是的，编者认为，诸如《麦琪的礼物》、《警察与赞美诗》等

这样一些名篇，无论从思想内容上还是艺术形式上的确代表了欧·亨利的典型风格，不仅任何一个美国短篇小说的选本都会收选，甚至已被当作中学语文和英语课的教材。可是坦率地说，按今天的“文学”批评的眼光看，他至多只能算一个中等水平的编故事人，即使是经常被人们称为“欧·亨利转折”的意外结尾，其实也就是普通的通俗小说或情节剧的惯用手法。应该指出，在美国的小说传统中，他从来没有成为重要的影响。罗伯特·斯毕勒等编撰的《美国文学史》只在“美国书籍在国外”一节中提到欧·亨利，说他的影响主要在二十年代的苏联，苏联小说家当时对他的技巧备感兴趣，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当时美国短篇小说家模仿的对象却是俄国的契诃夫。

勿庸讳言，收入选本的作品，也并非篇篇都是具有一流文学价值的精品。选本还有一个展示创作流派的特色及其嬗变的设想。六七十年代以后，美国短篇小说也出现了一大批所谓实验小说作品，五花八门，千奇百怪，许多是根本无法翻译、实际上也没有必要翻译介绍的。但有些作品，因为多少能起到一点“管中窥豹”的作用，故还有某种认识价值。收选的巴塞尔姆的《玻璃山》就是一例。从形式上说，它与此前所有的短篇小说都不同，由标着一至一百数码的句子组成；要说内容恐怕更不可思议，主人公（我）双手套着两个橡皮吸碗，脚绑铁钉助爬鞋托，在众目睽睽之下攀登纽约市中心的一座玻璃山。这短短不足五千字篇幅的“小说”，读者即使每一个字都认识也很难说出它究竟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应该把它放在什么样的一个语境中才能将它解码。实际上，巴塞尔姆是在六十年代西方文坛上一片所谓“文学的衰竭”、“小说的死亡”的哀叹声中进行创作的。他的作品往往要表现一个用文本将文本撕碎，以致引出诸如文学阐释的无聊和无谓一类的寓意。他的代表作《白雪公主》玩味的是所谓童话的死亡，他的这篇《玻璃山》则是在嘲弄和嗤笑迄今为止无异于屎里觅道的文学批评。小说无非是想告诉读者，千万别用那些

可笑之极的批评术语把你武装起来，那样就会像小说中那位登山人，装束得像一个身披铠甲的古代骑士，殊不知这反倒是“使登山失败的万无一失的办法”（见第六十二句）。应该说，巴塞尔姆是一个非常博学而聪明的小说家，他的文本中充满了各种文学经典名著中的人物、意象、名句，他略施小计，把它们植入一个完全不同的语境，以显示出它们本身的荒谬和无谓。但这样也大大增加了阅读的困难，读者若不熟悉以往的文学经典，当然就很可能找不到进入他的文本的门径。不过，换一个角度说，这种建立在别人文本基础之上的文本，聪明归聪明，但是“玩”文学的味道一重，又不免太犬儒主义了。雷蒙·卡佛是六七十年代以后所谓“简约派”的代表，感觉极其细腻敏锐，文笔极其简捷，结构安排几乎达到添一笔则嫌多的完美境界。

然而，这种从主题到文体都属雕虫小技的作品读多了，你会感到它们充其量只能触及你的神经末梢，而无法够及你的心脏，唤起你的激情。在一个没有了文学巨人的所谓后现代社会里，巴塞尔姆和卡佛于是成了文坛上的廖化。

再往下写，引言将成为论文了，就此打住。

盛 宁

一九九四年七月酷暑

于京西燕北园

内容提要:

本丛书精选世界八大主要国家和地区短篇小说的经典传世之作编辑而成,展现了数百年来各国短篇小说发展的脉络与风貌;国内著名外国文学专家负责选编工作,并注意适应现代读者的欣赏口味,因而该丛书既具有相当的可读性与趣味性,又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

责任编辑/邵 丹

封面设计/李勤学

冯少玲

《世界短篇小说经典》编委会

主 编：叶水夫

副 主 编：刘烈恒 倪培耕

丛 书 策 划：王 强 邵 丹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文美惠 王 强 王德昌 刘文飞

刘烈恒 朱景冬 吴正仪 李永平

李勤学 邵 丹 张 容 唐月梅

盛 宁

总 设 计：李勤学 冯少玲

目 录

序 言

盛 宁 1

瑞普·凡·温克尔

华盛顿·欧文 1

胎 记

纳撒尼尔·霍桑 18

威廉·威尔逊

埃德加·爱伦·坡 36

吉米·罗斯

赫尔曼·麦尔维尔 56

竞选州长

马克·吐温 68

真东西

亨利·詹姆斯 74

一次贫困的体验

斯蒂芬·克莱因 102

另外那两位

伊迪丝·沃尔顿 113

失去了的非碧

西奥多·德莱塞 133

瓦格纳作品音乐会

薇拉·凯瑟 151

热爱生命

杰克·伦敦 160

寂 寞

舍伍德·安德森 180

左右逢源

詹姆斯·瑟伯 189

绳 子

凯瑟琳·安·波特 199

冬天的梦	弗·司·菲兹杰拉德	207
熊	威廉·福克纳	235
拳击手	欧内斯特·海明威	252
菊花	约翰·斯坦倍克	262
君子好逑	欧斯金·考德威尔	274
从克拉科夫来的绅士	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	283
一生的理想	约翰·奥哈拉	302
熟路	尤多拉·韦尔蒂	311
自我矫治	约翰·契弗	321
魔桶	伯纳德·马拉默德	333
寻找格林先生	索尔·贝娄	352
树·石·云	卡森·麦克勒斯	376
西摩尔·格拉斯之死	杰·D. 塞林格	386
迷娘	小库特·冯尼格	400
从荒野中来	詹姆斯·鲍德温	414
米里亚姆	杜鲁门·卡波特	438
好人难寻	弗兰纳里·奥康纳	452
玻璃山	唐纳德·巴塞尔姆	470
内华达	约翰·厄普代克	477
在冰山里	乔伊斯·卡·奥茨	490
你在圣·弗兰西斯科做什么？	雷蒙·卡佛	510

瑞普·凡·温克尔

——狄德里希·尼克尔包克
尔的遗著

华盛顿·欧文

万紫 雨宁 译

华盛顿·欧文（1783—1859）通常被认为是美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位经典作家。他出生于纽约，当过律师，做过生意，也当过兵，后终身从事文学写作。他的早期重要作品是讽喻世风的《纽约外史》，而他的文学代表作《博闻录》（1819—1820），共收录了三十六篇文学价值参差不齐的小品文、小说或游记，这里选登的《瑞普·凡·温克尔》，以及经常为人们提及的《睡谷的传说》，都包含其中。这些短篇取材于民间传说，想象奇特，文笔生动，令人掩卷难忘。晚年，他感到自己文思衰退，转向名人传记的写作，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五卷本的《华盛顿传》。